

浪情系列

台湾紫薇作品集

我与你无缘

紫薇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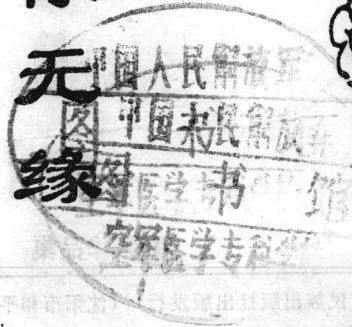


医药学院610 2 01451081

浪情系列

我与你无缘

紫薇著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辽新登字7号

紫薇作品集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,260,000千字 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郑俊基 金成奎 责任校对:朴合力
封面设计:恒嘉 版式设计:金燕

ISBN 7-80527-754-0/I·169
定价:9.80



繁华似锦的京城，热闹非凡。特别是刚考完京城会考，几条大街上都是人来人往的，不乏一时青年才俊的书香子弟。当然姑娘也是有的，只是很烽姑娘家是一个出来“抛头露面”的。

不过，眼前好像有一位——

“她”的身材比一般女子“壮硕”，举止也不够“端庄”。身上那套女装，似乎嫌“小号”了些。

“她”还有一双大脚，还好长裙及地遮住了它。

“她”的头一直低垂着，好似做了亏心事怕被人看见一样。头上插满了头簪珠花，很显然的这位“姑娘”一点也不懂得打扮。不但衣服不合身，头饰也乱插一通。唉！但不知长相如何？

“她”终于抬起头，用双眼左右扫描了一下四周。天哪！“她”出门是不是忘了照镜子了！瞧“她”把自己化妆成什么模样……哪有人腮红涂得同猴子屁股一



1



祥？胭脂在脸上没有留下任何“空隙”，除了一双眼睛。那是一双“俊朗”略带“憨气”的眼睛。

奇怪！怎么瞧都觉得“她”不大对劲。

很显然的，“她”不想被人认出来，只想一心赶快出京城去，而且走得越快越好、越远越好。免得“她”那位京城镖局的总镖头龙颜大怒了。

齐南生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考不会考就要将“她”逐出家门，再也回齐家了。脸全让“她”给丢光了。

噢？不对啊！在古代能够参加京城会考的，只有男子啊！而这一位“她”……唉！不是“她”啦，是“他”啦！

这位“男扮女装”的“丑姑娘”正是齐南生的独生子齐剑飞是也。齐剑飞虚有其名，剑飞剑飞的，可他对舞刀弄剑的一点也不内行，白辜负了个好名字。

齐剑飞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，加上母亲疼他，又是独子。他上有两个姊姊，下有一个妹妹。他天性散漫、吃不了苦，而且又缺乏耐心，最好日子过得轻轻松松就好了。

这怎么成！齐南生一天到晚把齐剑飞骂得满头是疱。吓得齐剑飞只要一见到爹爹，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

如今他有“自知之明”，根本不用等放榜了。

他哪考得上？即使陶丹枫替他温习想拉一把。可他就是嫌累，读书好累哦！齐剑飞是武也不行文也不成。



这下子，齐南生准是铁青着一张脸。
所以，齐剑飞决定自动“消失”一阵子，好避风头。其实他也不是真的很笨，只是懒了一点而已。

“嗯！懒的确是不太好。”他思忖着。

如果有哪种药丸，一吃下去就会武功高强或是变得聪明盖世，那他当然也想尝尝，这不是省下很多力气吗？

“男扮女装”这方法，齐剑飞是得自陶丹枫身上而来的灵感的。“美玉”公子陶丹枫变男变女的故事，如今已是家喻户晓。何况是两人又是相熟，齐剑飞也就有样学样。

其实齐剑飞长得也是相貌堂堂，只是因为平日好吃懒做，所以身材略显微胖而已。但他真的是不会化妆！把自己一张略微福泰的俊脸，搞成一张大花脸来。

齐剑飞倒是不以为意，只要别被认出来就行了。

“异想天开”的齐剑飞，以为事情就如他所想的这么简单。他根本还是一朵长在“温”室里的花朵，外面的大风大浪他没经历过，而且人心险恶、江湖风波他哪懂得！

齐剑飞太单纯也太温吞了！他不知现实也不敢面对现实。他选择了“逃”，先躲一阵子再说。齐剑飞加快了脚步。快些离开京城再作打算！免得老爹“追杀”过来。





齐剑飞快步地走着，渐离了人群。

“姑娘！”

齐剑飞听见有人喊，对了！他现在是“女”的。

可他不想穿帮，没有回应。

“姑娘！能不能请你借我一些盘缠，我进京赶考，银子全用完了！如今想回家没有钱，我家离京城很远，我这一路吃住都有问题！”一个书生打扮的男人把齐剑飞拦了下来。男人虽作书生打扮，可是却长得一脸的猥琐像。

齐剑飞仍不回应，他怎么回嘛！他是男“声”。

“姑娘！我不会骗你的，你可以留下你的住址给我，我回到家以后，一定把银票寄至府上还你。”

齐剑飞见这男人说得一脸“诚恳”，好吧！

但留住址就免了！齐剑飞可不想你生枝节。

齐剑飞掏出了他的银两袋，取出了几两银子来。

“谢谢！谢谢这位好心的姑娘，你一定好心有好报的。我姓贾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这位贾姓书生收下了银两，开心地笑着。他的眼睛不知在扫描着什么？

齐剑飞把银两袋收回衣襟内，这可是他的生活费。

齐剑飞见天色已晚了，想走快些好出城去。才走没多久，他又碰上了方才那位“贾公子”了。

“好巧哦！这位姑娘，我们又碰面了。”

的确！他们真的“碰”面了。





就在齐剑飞要转过一条弯路时，贾公子突然冲了出来。齐剑飞腰间被撞了一下，还好没被撞倒。

“我看我是迷路了！居然走错了回家的方向——”贾公子解释着。他的手已把齐剑飞腰间的银两袋偷了去。可是傻呼呼的齐剑飞犹不如，他不想多作停留。

“姑娘可否留下芳名，咱们已二度相逢——”贾公子语法带笑意，很阴险的那种笑。

可齐剑飞偏偏瞧不出来！他只顾着要往前走——

贾公子在齐剑飞走后，打开了银两袋。他又笑了！

齐剑飞走得满头大汗，他原本想雇一辆马车的。

齐剑飞自己是不会骑马也不会驾马车。可是京城的车马行全部和齐南生的“威龙镖局”有生意往来，他没那胆子。

走累了的齐剑飞！发觉肚子正咕噜咕噜地作响。

天已黑了！晚餐时刻是已到了。齐剑飞东张西望之后，走向路旁的一家小客栈去，准备吃东西补充体力。

“姑娘！你要吃点什么？”店小二招呼着齐剑飞，来者是客，不关美丑。

齐剑飞用手比了比墙上“菜单表”。装哑巴。

店小二皱起了眉头，不但是个丑女还是哑女！

饭菜送上来了！齐剑飞立刻埋头猛吃。

店小二一直暗盯着刘剑飞，没办法！“她”的吃相一点也不像个姑娘家，而且居然大刺刺地剔起牙来！



饭饱汤足的齐剑飞，心想可以赶夜路出城了。他的手向腰间一摸——

齐剑飞摸了个空，天哪！他的银两袋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藏不住心事的齐剑飞，一脸慌张了起来。

店小二也看出了不对劲！哼！别想白吃白喝。非教她洗一个月碗筷不可！

这时的齐剑飞，看见门口来了位客人，有点眼熟。

“公子！请坐。吃点什么？”店小二忙换了一副脸色，上前招呼。

“上等小菜外带白干四两！”来者正是贾公子。

齐剑飞一看到贾公子，心想这下子他可以解危了。他居然没有怀疑到自己的银两是对方偷的，以为是掉在路上了。

齐剑飞没钱付帐！可是他借钱给过这位贾公子。可不可以请他，现在先还他一些好解困？

“贾公子——”齐剑飞尖着嗓子，学着女人的口音。可这位贾公子居然一副“不认得”他的模样！“姑娘！我们见过面吗？”

“有啊！今天我们见了两次，一次你向我借路费，一次你迷了路撞上了我啊？”齐剑飞连忙解释着。

“哦——有这种事？”贾公子佯装不知。

“不可能的——”齐剑飞急了！他确定自己没有认错人。



“这位姑娘你上当了！近来有一不肖男子和我长相神似，所以老是冒充我的身分向人借钱，其实我是本地人！他一定是向你借回老家的路费吧！”贾公子摇头晃脑完全撇清。

齐剑飞一听，心想这下可完蛋了。他居然被骗了！这该如何是好呢？

“姑娘！你是否有困难？坐下来但说无妨。”

贾公子客气地请齐剑飞坐下，听他细说原委。

“看来，你不只被骗，而且银两也是被这个‘假’公子所偷，姑娘！一个人出门在外，你也太不小心了。”贾公子喝着白干，心中盘算着。

齐剑飞呆住了！那他以后怎么办？没钱怎么过日子？总不能掉去见老爹吧！居然“逃家”第一天就出糗！他的老爹已经没有脸让他丢了。

齐剑飞苦着一张胸，使他看来更“丑”了。

这位贾公子，其实正中那位“假公子”。他故作不识，纯粹是想再使计策，而且是坏计策！

“姑娘！你缺钱用是吗？”贾公子“善”心地问。

齐剑飞很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没关系！相逢自是有缘。你的饭菜钱就算我的了！而且我可以替你介绍工作，很轻松的工作，一个晚上就可以赚好多钱，而且你几乎什么事也不用做。”贾公子涎着笑脸。



“真的？”齐剑飞喜出望外状。

“对！躺着就可以赚钱了——”

躺着就可以赚钱，天底下有这么好赚的钱，这么“轻松”的工作！他兴奋地点了点头。

这位贾公子又笑了，笑得很暧昧。

咱们天真的齐公子，硬是脑袋少了根筋似的，掉了“陷阱”犹不知。他兀自心喜着明早自己就有钱了。

“兄台，帮我垫一下饭菜钱，我会还给你的。”齐剑飞不是白吃白喝人家的人。

贾公子笑咪咪地替齐剑飞付帐了，用的正是从齐剑飞身上偷来的银两。齐剑飞却还不住地道谢着！

贾公子脸在笑，心中却打着坏主意。即使这个女人胖了点、丑了点、声音又难听，不过只要是“女人”，总有个“价钱”，还是“卖”得出去。

齐剑飞一路乖乖地跟着贾公子走，好去“打工”赚钱。

齐剑飞真是那种被人卖了，还帮人家数银两的人。当晚，月黑风亮。

齐剑飞被贾公子带到一处名叫“四季红”的地方。不过他们走的是后门。

因为——正门让男人进出，好做“生意”用。

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妇人从后门一扭一摆地走了出来，同贾公子耳语着。



妇人打量着齐剑飞，眉头皱了皱，两人比手划脚、讨价不价了许久。看来妇人对“货色”不太满意，一直压低“价码”。

“算了！有得赚就好了。”贾公子嘀咕了一会儿，反正这又不是他第一回当“人口贩子”，只是这一回他挑了个“劣质品”，也就马马虎虎凑和了事吧！

贾公子向齐剑飞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过来。

齐剑飞很紧张，因为他发现这个妇人眼睛很尖，不知会不会识破他的男儿身。那……他就没法赚到钱了。

“贾公子！真的只要躺着就可以赚钱？”齐剑飞嗫嚅地开口。

“对！而且得是姑娘才行，像我就不成。”贾公子的话言犹在耳，齐剑飞没有忘。

“你跟我进来吧！”

妇人嫌恶地看了齐剑飞一眼，她真的嫌他丑，而且笨手笨脚。

“贾公子！那我欠你的银两……”齐剑飞善良过头了。

“给了！从你的工资里先扣下来了。”贾公子转过身，含糊带过。

那就好！齐剑飞不想像那个“假公子”欠钱不还，而这个真的“贾公子”就热心多了。

齐剑飞开心地跟着妇人走了进去，这后门一关上，





齐剑飞就插翅难飞了，因为这儿是“妓院”。
直——“你可以叫我徐嬷！你就到“冬院”去吧！”
徐嬷随口吩咐着一名壮西，带着齐剑飞到冬院去。
不！不是带，是“押”才对。这时齐剑飞才感到不太对劲……

为何这名“壮丁”像个流氓似的，长得虎背熊腰外加一脸的横肉，而且牢牢地抓着他的手，生怕他跑掉似的。

说是冬“院”，其实哪是“院”，分明和柴房无异。
齐剑飞就被这名“壮丁”给“扔”进了冬院内，而且驻守在门外，防止他逃跑。

“唉哟——”齐剑飞被摔在墙角。奇怪了——他记得贾公子说躺着就可以赚钱的啊！怎么要摔人呢？

屋内一片阴暗，齐剑飞伸手不见五指！这是哪里？他是来“打工”赚钱啊！为何把他关在这阴暗的房内？

室内似乎还有人在，齐剑飞隐约听到了呼吸声。
“有人吧，我是来打工的。”

齐剑飞“死到临头”了犹不知。唉！
一声冷笑传了过来，笑声令人头皮发麻、毛骨悚然。

“你以为这是哪里？”
是个女声，可是嗓音低沉，是个破嗓子，很难听，同齐剑飞一样。可是齐剑飞尖嗓子“装”的。



齐剑飞朝着声音处走过去，方才“壮丁”那一摔，他还觉得酸疼。

“别过来！我不想见人——”女人连忙制止。

齐剑飞一时杵在那里不知所以然。

“算了！其实也无妨。如今有人到冬院来陪我作伴，倒也不错。可见天下丑女不只我一个！”

女声似笑非笑的，她从床头站了起来，点燃了烛光。齐剑飞这才看清楚了“她”。齐剑飞惊呼了一声

“怎么？这个丑八吓着你了？”

她确实是个“无盐女”没错！鼻梁塌陷、嘴唇歪斜……齐剑飞从没见过女人“长”成这样。他是吓住了！

“有什么好怕的！你也高明不到哪里去，否则你也不会被分到‘冬院’来。”女子不以为意地道来。

“‘冬院’？到底什么叫‘冬院’？”齐剑飞被搞得一头雾水，他真不明白。

女子摇了摇头！心想又是一个被“卖”来的女人。“什么打工？你被人卖了还不知道？这里是妓院。”

“妓院？”

齐剑飞睁大眼睛，这才恍然明白什么叫“躺着就可以赚钱”。完了！完了！被他老爹知道了还了得，他居然荒唐到流落妓院。

“喂！新来的！接客了——”门口的“壮丁”阿丁



叫喊着。“丁球”大衣，去拉去拉音气音气丁球衣

“哼！你运气真好，才来就有生意做。不过想必看上你是“新货”的分上，否则咱们“冬院”一向乏人问津的！”女子嘲讽着齐剑飞，因为她就很久才做得成一樁生意。

“四季红”这家妓院分成“春阁”、“夏楼”、“秋庄”、“冬院”四个等级。妓女的身价依此类推往下降去。

住在“春阁”的烟花子自然是最“红牌”的，多少王孙公子想一亲芳泽还得一掷千金才成，而且这些红牌妓女可挑剔得很呢！所谓“春阁”娇、“夏楼”俏、“秋庄”拉警报、“冬院”没人要，就这样传了开来。

所以喽！”“冬院”一向最冷清，不受重视，所以住的也最差。而目前“冬院”唯一妓女只有这一名“丑女”。

“快去吧！要不然阿丁会修理人的——”女子不禁同情起这位更“壮硕”的沦落人。

“这位姑娘！我……我不能去啊——”齐剑飞急得跳脚。他是个“男人”，如何去接客？

“一回生二回熟啦！而且恐怕连下回都没了。”女人摆摆手示意对方。

“这位姊姊，我真的不行啦！”齐剑飞看女子的年龄似乎大他一、两岁，所以喊她姊姊。他家中的两个姊姊



一向挺帮他的，她们都很优秀。

“怕是吗？第一次——”女子蹙着眉问他。

“快点啦！又不是黄花闺女出阁。”阿丁又在门口咆哮了！

“第一次才值钱！你当真头一回？那可不能便宜了那些男人，你得同徐嬷讲，‘开苞’必须多给些钱才行！”女人好心地叮咛。

“不是啦！这位姊姊——”齐剑飞急了。

“别叫我姊姊！我从小就被丢在妓院门口，无父无母、无姊无妹的！”女子断然不接受齐剑飞的称呼。

“小卖——那新来的搞什么鬼？再不出来我就要闯进去揍人哦！”阿丁再度吼了起来。

“小麦？原来你叫小‘麦’，很好听也！又能吃——”齐剑飞在这节骨眼儿仍一派天真。

“不是麦子的麦，是卖身的卖。我是个弃儿，没名没姓的！他们叫我‘小卖’！从小就注定被‘卖’的！”小卖淡然一笑，嘴角有些苦涩，却不愿被人看出来。

“那我叫你小麦姊姊好不好？比小麦好听多了——”

“随便你啦——你快去吧！记得别‘吃亏’！”小卖再三叮嘱。

可齐剑飞依然踌躇不前，哭丧着脸，仿佛大祸临头。

“你到底怎么了？进了妓院就得认命。”小卖不解，



齐剑飞还忸在那儿做什么。“好吧！我代替你去看看成不成！你别想逃，逃不掉的。既然逃不掉就认命！就当是被男人在地上贱踏的小麦一样……小麦！好吧！以后我就叫小麦。那你呢？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齐剑飞说不出口。

“不必全名全姓，可以称呼就好了，我们以后是要共处一室的，搞不好还‘一世’呢？谁叫我们都是丑八怪！”小麦已经准备好替齐剑飞接客，就不知人家要不要。

“阿——飞！我叫阿飞。”齐剑飞脱口而出。

“阿飞……这名字挺中性的。难怪你体型像个男人。”小麦自言自语向门口走去，同阿丁说新人不舒服。

“他妈的！哪那么巧！这个时候大姨妈来了！”

阿丁怒气冲冲领着小麦到大厅去，让客人鉴定一下。

“人家是要新货！像你这种旧婊子谁要啊——”

小麦低着头无言地跟着阿丁，她没有回嘴。她早习惯了被人羞辱的了。生在妓院，“自尊”早已被埋葬了。等得猴急的“恩客”正是陶拾庆，他是陶丹枫的三哥，标准的纨绔子弟。

陶拾庆一见到不麦，脸色就阴垮了下来——“不是说新人吗”这个小卖旧得可以了！”

“陶少爷！新来的今天正好‘不方便’。”徐嬷在一